

中國婦女史論集 八集

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集八集

鮑家麟◎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婦女史論集八集 / 鮑家麟編著；—

初版 —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7.08

面：公分

ISBN：978-986-6913-35-8（平裝）

1.女性 2.歷史 3.文集 4.中國

544.59207

97012609

中國婦女史論集八集

編著者：鮑家麟

出版：稻鄉出版社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http://dawshiang.myweb.hinet.net>

印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410 元

初版：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ISBN：978-986-6913-35-8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序

中國婦女生活史和兩性關係史的研究，從四十年前的不受重視到今日之成為熱門顯學，也經歷了從研究婦女的壓迫史，解放史到研究其發展史的階段。研究的對象從節婦烈女，后妃女主，賢妻良母，到才女教師，更及於尋常百姓和職業女性。本集搜錄的就有傳經女，醫療者，女兵和女招待。這個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多彩多姿，其研究成果，不僅治中國婦女史者要切磋討論，想要瞭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人也無法忽略。

建構中國婦女生活的歷史和兩性關係的歷史不能完全仰賴正史及傳統的歷史資料。本集所搜錄的幾篇研究論文顯示醫方，墓誌銘，笑話，書畫，雕刻，小說等林林總總，都可以是很好的素材。其他如命書，漫畫，歌謠，廣告，戶籍資料，報紙雜誌等資料也已廣為學者所利用。即使我們從男性書寫的傳統史料出發，如能注意其有意或無意帶入的偏見，並施用新的理論，也能看到前人千帆過盡所見不到的一方面，僅就素材和研究視角而言，中國婦女生活史和兩性關係史的研究也是大有可為的。

第八集共搜錄九篇論文，涵蓋中國婦女由古代到民國初年的一些課題。作者來自太平洋的兩岸四地，包括香港台灣北京和美國，大多數都是在婦女史園地內耕耘有年的學者。文章次序按研究題材的時間先後排列。劉詠聰繼婦女德才色權的研究之後，又繼續探討女性在經書傳承上的貢獻。六集中有她對宣文君的研究。授經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這一集中的〈「試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歷代「伏生授經圖」中伏生女之角色〉，就是她追隨歷代藝術家，發掘伏生女傳經的史實，使伏

生女的貢獻不致淹沒無聞。劉詠聰利用各種材料，包括書畫和古物。在比較四川出土的漢代授經畫像磚，各個朝代的授經圖，當代藝術家的畫作之後，她提出：藝術品的時代愈後就愈傾向保留伏生女的傳經地位。

李貞德的〈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爲藥〉，是她研究中國歷史上女性醫療看護角色的又一篇扎實之作。合藥忌見婦人與女體爲藥兩者看似矛盾，但卻行之有年。一方面相信乳汁滋補和月水陰毛可以入藥，另一方面在某些醫方中又說明合藥忌見婦人。房中術以男性爲施術養生的主體，而以女性爲其採擇的對象，是將女體爲藥推至極致。這篇論文也說到近代以前，女性醫療者常受官僚和男性醫療者的打壓。六集刊有她的〈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可參照閱讀。

劉靜貞選了宋代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和政治家歐陽修爲例，來探討他如何書寫，如何詮釋女性。〈歐陽修筆下的宋代女性〉一文，利用歐陽修寫的墓誌銘，散文和詩詞來看他如何表揚或處理一些有關女性的題材。劉靜貞也批評他的偏見，例如在〈桑懌傳〉中，他對桑懌捕盜的事讚不絕口，卻忽略那位有膽識的老婦人。沒有老婦的協助，桑懌不可能一舉捕得一窩強盜。

在「無後爲大」深入人心的傳統中國，收養子嗣是一個補救的辦法。臧健的〈收養：一個不可忽略的人口與社會問題——宋元收養習俗初探〉，比較這個重要的習俗在宋元兩代的異同，及其對時人生活的影響。她指出，元代確立異姓養子承繼地位是很重要的改變，對後世影響很大。北京大學也是中國婦女史研究的重鎮，臧健就是一位卓有貢獻的學者。

陳玉女的〈明代婦女信佛的社會禁制與自主空間〉長文，提出明代對僧俗男女之往來的禁制實則未能施行，婦女仍有其信佛的空間，能出外行走，入寺禮佛，或從事休閒活動。多數婦女能

自我約束，遵從傳統道德規範，同時奉佛修持。節婦信奉佛教可以增加精神上的支柱，並企求生命的解脫。近年來，佛教和女性之間關係的研究也日漸受到重視。

黃慶聲研究明清笑話有年，頗有成果。六集中就有一篇。現在八集裡的〈明清笑話書中的“懼內”與“妒悍”笑話〉可說是再次獨闢蹊徑，以笑話書為資料，來研究兩性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題目。她也利用中外各種對嫉妒與對幽默研究的理論，旁徵博引。這是一篇未在其他學報上出現過的佳作。

劉曉藝與編著者一同撰寫的〈明清小說中雙美一夫的婚姻模式〉是以通俗小說為材料所作的研究。這類「二女共事一夫」的小說頗多，我們僅擇其要者來探討。值此兩岸「包二奶」蔚為風氣之際，也許今之讀者也應該看看歷史的，小說的淵源或影響。

呂芳上的〈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研究的是1926年武漢軍分校首招女生的來龍去脈。他從清末參加革命的女英雄，到民國的女兵如留下日記和訪問記錄的謝冰瑩，探討參加革命和從軍的動機與背景。呂芳上也解釋了為何招收女兵是在武漢，而不在中國其他地方這一現象。雖然這個女兵隊因為寧漢分裂很快就解散了，但其餘波盪漾，在婦女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

許慧琦的〈訓政時期的北平女招待(1928-1937)〉探討這門新興的婦女職業，由源起，而及於工作內容，發展過程，社會認知和政府規範。在當時北京開風氣之先的大環境中，拋頭露面的女招待的出現，引起了媒體的頻繁報導和時人的熱烈討論。許慧琦以通俗文化和消費文化來看良莠不齊的女招待形象和兩性關係。她將報紙，檔案的資料作了精密的梳理和分析。

感謝這些在婦女史園地裡耕耘的作者們，和稻鄉出版社的石舜華主編和李明仁教授，沒有他們的話，第八集不能和大家見面。也感謝讀者們多年來的支持和愛護。

鮑家麟寫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土桑

目錄

「試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歷代「伏生授經圖」中伏生女之角色	劉詠聰 1
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爲藥	李貞德 27
歐陽脩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與書寫期待 ..	劉靜貞 53
收養：一個不可忽略的人口與社會問題——宋元民間收養習俗異同初探	臧健 75
明代婦女信佛的社會禁制與自主空間	陳玉女 107
明清笑話書中的“懼內”和“妒悍”笑話	黃慶聲 185
娥英兩花並蒂開——明清文學作品的中「雙美一夫」的婚姻模式	鮑家麟、劉曉藝 271
「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	呂芳上 311
訓政時期的北平女招待(1928-1937)——關於都市消費與女性職業的探討	許慧琦 339

「試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歷代「伏生授經圖」中伏生女之角色

劉詠聰*

在中國經學史上，伏生（伏勝，約前 260～？）¹ 授經是一件大事。這件大事有一段小插曲，就是衛宏所記載當漢文帝（劉恒，前 202～前 157；前 180～前 157 在位）派遣晁錯（又作晁錯、朝錯，前 200～前 154）前往年邁伏生受讀《尚書》時，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² 於是就展開了伏生女助父傳經的說法。這個說法在後世頗具爭議，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¹ 伏生生平，參見司馬遷（約 145 或前 135—？）：《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21，〈儒林列傳〉第 61，頁 3124—3125 及班固（32—92；一說 34—94）：《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88，〈儒林傳〉第 58，頁 3603。另參程元敏：〈漢代第一位經學大師伏生〉，《國文天地》，7 卷 8 期（1992 年 1 月），頁 36—45；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221 B.C. – A.D. 24)* (Leiden, Boston & Köl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 107. 案伏生生卒一般工具書均書不詳，此處伏生生年約數乃據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頁 5。

² 此說不見於《史記》、《漢書》原文，其說始於衛宏。張守節《史記正義》及顏師古（581—645）注《漢書》均引衛宏說。詳參司馬遷：《史記》，卷 101，〈袁盎晁錯列傳〉第 41，頁 2746 及班固：《漢書》，卷 88，〈儒林傳〉第 58，頁 3603。

有學者對有關報導全面否定，不過另一方面伏生女也曾成為學者、文人讚詠的對象，歌頌她口授父書、傳經垂世的貢獻。³

伏生和伏生女的描繪雖未至於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炙手可熱的題材，但圍繞伏生授經為主題的作品在歷代均陸續有所發展。現存最早可能有關的作品應為 1952 年出土於四川，現藏四川省博物館的漢代授經畫像磚（參圖一）。⁴ 有學者指授經圖中寫伏生授經，從者二人，對坐者晁錯，另有未成年弟子三人，疑為歐陽生、大夏侯及小夏侯。⁵

畫像磚之後，曾任隋代朝散大夫的畫家展子虔嘗畫有伏生一圖，曾為宋秘書省所藏，世稱「古妙」。⁶ 輾轉千載有餘，台灣

³ 詳參拙作〈伏生女傳經說研究〉，《簡牘學報》，19 期（勞貞一先生百歲冥壽論文集，2006 年），頁 43-70。

⁴ 原磚高 39.5 公分，寬 41 公分，拓片影印見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圖錄》（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 年），圖版 33 及頁 11。另參常任俠：《漢畫藝術研究》（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 年），圖版 63 及頁 4。案劉著及常著以及同時期一些學者均認為此講學圖磚主角係曾在成都立學授經的西漢人文翁（事見常璩〔291-361〕：《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任乃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3，〈蜀志〉，頁 141）。惟貝塚茂樹（1904-1987）則考證此圖與文翁講學無關，而係寫伏生授經的情形。參氏著〈漢伏生授經畫像磚考〉，見其《貝塚茂樹著作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年），第 6 卷，頁 303-306。

⁵ 詳參貝塚茂樹，上引文，頁 311-312。

⁶ 周密（1232-1298）曾清楚記載他自己在德祐元年（1275）秋天，應秘書監丞所邀前往石渠祕閣閱畫一事。周密記載他當日在芸芸五十餘巨匣「古今法書名畫」之中，只能閱覽秋、收、冬、餘四匣。其中展子虔〈伏生〉，周密稱「古妙」。參其《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4，〈館閣觀畫〉，頁 249-250。又參周密：《雲煙過眼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下，〈宋秘書省所藏〉，卷下，頁 59。周密對展子虔〈伏生〉之介紹，亦為後人所輯採。參看汪珂玉：《珊瑚網》（《四庫藝術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四十七，頁十三下；都穆（1459-1525）：《鐵網珊瑚》（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年），卷二十，頁十六下一十七下；孫岳頒修：《御定佩文齋書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展子虔〈授經圖〉，不知是否古畫目所稱「古妙」之作（參圖二）。圖中二人坐，其一展卷而讀，旁有一翁持卷站立，有童子捧筆硯侍立。⁷論者嘗稱「圖中所繪與伏生授經故事，似不相應，未審是否誤題，抑題者別有所指」，或疑為「唐人倣展之作」。⁸

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有另一伏生圖，題王維（699-761）撰（參圖三）。⁹該圖著錄於《宣和畫譜》，為宋徽宗（趙佶，1082-1135；1119-1125 在位）時內府所藏。¹⁰此後該圖屢易其主。據明清記載，該圖嘗藏黃美之家，名鑒賞家都穆觀看後「吐

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子部〉125，〈藝術類〉，冊 819），卷九十七，頁五十上；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彙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134，〈藝術類〉，冊 828），卷三十二，頁八十七上下；田汝成（1526 年進士）：《西湖遊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新版），卷 15，頁 208。案有關展子虔生平及作品，參俞劍華（1895-1979）注：《宣和畫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卷一，頁 33-34 及《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五，頁四十八下～四十九下。另參吳 木、胡文虎：《中國古代畫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

⁷ 該畫縱 30.1 公分，橫 33.7 公分，絹本，籤題展子虔授經圖，收入〈名繪集珍〉冊，編號成 171（7）。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年），卷 6，頁 9 及 180-181。此圖影印較少，例如《故宮書畫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1992 年）及《故宮藏畫大系》（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年）兩大套重要圖錄均沒有影印此圖。此圖影印可見《故宮名畫三百種》（台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1959 年），冊 1，圖 34；《故宮藏畫精選》（香港：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1981 年），頁 12；周積寅、王鳳珠編：《中國歷代畫目大典·戰國至宋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0。

⁸ 見上引《故宮名畫三百種》圖 34 說明。

⁹ 該畫縱 25.4 公分，橫 44.7 公分。見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株式會社平文社，1983 年），第 3 卷，〈日本篇〉I，〈博物館〉，編號 JM3-085。

¹⁰ 《宣和畫譜》，卷 10，頁 170。

舌」，並稱「生平未見」。¹¹ 明清易代後該圖又先後歸孫承澤（1592-1676）、梁棠村、宋漫堂諸手；朱彝尊（1629-1709）和宋犛（1634-1713）均先後親睹此作，並撰圖跋，總括該畫之流傳歷史。¹² 然近人對該作是否王維真迹似有保留，或疑為唐末宋初作品，並指有待驗證；¹³ 或稱與伏生授經畫像磚一脉相傳；¹⁴ 或據圖上「宣和中秘」所蓋位置推斷今存世者僅為原圖左半幅。¹⁵

值得注意的是，毋論畫像磚、題展子虔，抑或傳王維諸作，均未有伏生女的出現。論者曾指出在伏生身旁加入伏生女的描繪，始於明代作品，¹⁶ 恐非確論。事實上，據筆者所考，最遲在北宋已有加入伏生女的授經圖面世。黃庭堅（1045-1105）〈題濟南伏勝圖〉說：

¹¹ 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與《庚巳編》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8，〈賞鑒〉，頁252。

¹² 參王士禛（1634-1711）：《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11，〈談藝〉1，〈伏生光武二圖〉，頁260。另參朱彝尊：〈王維伏生圖跋〉及〈再題王維伏生圖〉，見其《曝書亭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年缺），卷54，頁869-870。再參宋犛：《西陂類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62，〈別集類〉，冊1323），卷二十八，頁十九上下。

¹³ 參大阪市立美術館：《阿部コレクション中國繪畫目錄》（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54年），頁1，〈伏生授經圖卷〉。又案高居翰（James Cahill）認為該畫是約九至十世紀作品，大概與王維無關。參其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üa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18.

¹⁴ 同註5，頁306、312。

¹⁵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期（2002年12月），頁18。

¹⁶ 同上。該文作者認為明代畫家杜堇在所作〈伏生授經圖〉中加入女性，「應為一新的因素」、「表示女性在正統文化的傳遞中佔有重要的位置」（頁18）。案王說亦有影響，如近期樊波、朱光耀《畫中歷史—中國歷史畫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一書，在介紹一幅明人所繪〈伏生授經圖〉時，即徵引王說（頁65）。不過，隨着宋人畫作中已出現伏生女證據的發現（詳下文），這個說法不攻自破。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¹⁷

這段同時收入《山谷題跋》及《黃庭堅全集》的資料，雖不知所題何圖，但最低限度已經清楚地告訴後人：在北宋流傳的畫作中，已有將伏生女加入授經圖的事實。這是證據確鑿的。此外，清代治《尚書》專家閻若璩（1636-1704）嘗指其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圖中「伏生東向坐，晁大夫北面僂而立，旁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之指點」。¹⁸姑勿論該圖是否即黃庭堅所題之圖，也可以肯定它是有伏生女亮相的宋代作品。

由南宋而入元，圍繞伏生授經爲題材的畫作及題跋更多。史載南宋夏東叟「工畫人物」，而畫之傳世者有〈濟南伏生授經圖〉。¹⁹可惜此圖已不知下落，當中有否伏生女之描繪亦未可知。此外，宋元之際有好幾幅以伏生授經爲內容的作品，雖已亡佚，但有文字記載可尋。例如錢選（1235～？）的相關作品，雖未著錄於畫目，但據清人趙銘〈錢舜舉伏生授經圖歌〉所云「圖中有女莊且靚，捧帙獨侍龐眉儒」，可知畫中伏生女有出現。²⁰

¹⁷ 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卷3，頁72。又參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宋黃文節公全集》，〈正集〉，卷27，〈題跋〉，頁728。

¹⁸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乾隆十年〔1745〕卷西堂刻本影印，1987年），卷八，第一百十五，頁十六上。

¹⁹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二，葉一百八十六下；王毓賢：《繪事備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132，〈藝術類〉，冊826），卷六，葉五十三上。案朱鑄禹稱夏東叟「臨王維畫〈濟南伏生授經圖〉」，達到「和原本『不爽毫末』的程度」，不知何據（《唐宋畫家人名辭典》〔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頁170）。

²⁰ 趙銘：〈錢舜舉伏生授經圖歌〉，收入俞樾（1821-1906）編：《詁經精舍三集（戊辰）》（同治七年〔1868〕俞樾署檢官師課合刻本），頁七十七上。

又如程鉅夫（1249-1318）題趙仲遠〈伏生授書圖〉詩中有「哀哉窮獨叟，有女幸傳業」句，足以證明畫中有伏生女的存在。²¹ 再如戴淳（活躍於 1318 前後）〈伏生授經圖〉，亦應有伏生女之刻劃。因為孫淵如題詩有「伏生自有子，而使女授經」及「我子長未齒，嬌女亦始嬰，但期守圖籍，勿讓智挈瓶」諸句。²² 除上述諸家外，名家趙孟頫（子昂，1254-1322）曾「臨伏生授書畫（白描）」，但內容不得而知。²³ 元人盛懋亦有〈授經圖〉，具體內容不詳。²⁴ 然而，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有一〈元人傳經圖〉（參圖四），作者姓名已佚，畫中伏生晁錯對座，伏生後有一少年站侍，形貌似書童多於伏生女。²⁵

²¹ 程鉅夫：《雪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41，〈別集類〉，冊1202），卷二十六，葉十四上。案揭傒斯（1274-1344）有〈送趙仲遠甌寧〉一詩（《文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47，〈別集類〉，冊1208〕，卷一，葉十三上），是故趙仲遠約與揭傒斯為同時人。案註23所引數則記載均稱趙子昂白描有程雪樓跋，不知有否與趙仲遠圖混淆，抑或程氏曾先後為兩圖作跋。待考。

²² 孫星衍：〈乙亥歲正月十日病中撰尚書今古文注疏成因題元戴淳伏生授經圖〉，見其《治城絮養集》（收入《孫淵如詩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上，〈芳茂山人詩錄〉第六，葉十二上。

²³ 都穆：《寓意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2；汪砢玉：《珊瑚網》，卷四十七，葉二十五上；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二，葉一百二十二下。案以上三項記載均稱趙子昂該白描有「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盧疏齋諸公」跋。又案趙孟頫另有〈伏生授經圖詩〉石刻，曾與另一〈伏生授經圖〉碑並存於鄒平，詳註49。

²⁴ 張照、梁詩正等撰：《石渠寶笈》（《故宮珍本叢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子部〉，〈藝術·書畫〉，冊437），卷十一，〈貯御書房〉，〈列朝人書畫目錄〉，〈畫軸次等〉，總頁399-400。案此處載盛懋有〈授經圖〉，素絹本，著色畫，但不知是否〈伏生授經圖〉，待考。中國書畫史上另有以其他人物為主角的授經圖，如老子、馬融（79-166）、劉基（1311-1375）以至有關釋、道人物等。此處不贅。

²⁵ 該畫縱130公分，橫56.2公分，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成217（1）。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第5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年），頁277-278。又王杰（1725-1805）等：

有趣的是，元代又有一系列題跋，均以伏生授經圖（或授書圖）為對象，但已不能對號入座，稽查所題為那一位畫家的作品。這些題跋中，有些提及伏生女，有些沒有，其中原因，大概跟所題畫作的內容有直接關係。例如王惲（1227-1304）、魏初（1232-1292）、蒲道源（1260-1336）三人所題〈伏生授書圖〉的文字，都沒有觸及伏生女的角色。²⁶ 另一方面，戴表元（1244-1310）題詩云：

白頭不死見時清，女子相依解授經。何用生男作晁錯，乃翁一語不曾聽。²⁷

吳澄題跋指出：

嗚呼！天未泯絕帝王之制，故慙遺此老以至此時也。女子亦有功焉！……²⁸

至於吳師道（1283-1344）題詩說：

諸生近齊魯，傳言豈無人？奈何使女子？此事決非真！²⁹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故宮珍本叢刊》，〈子部〉，〈藝術·書畫〉，冊 440）卷首目錄著錄此圖，藏於重華宮（總頁 52），但內文未有提要。

²⁶ 王惲：〈伏生授書圖〉，見其《秋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39，〈別集類〉，冊 1200），卷三十，葉二十二下；魏初：〈伏生授書圖〉，見其《青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37，〈別集類〉，冊 1198），卷二，葉十四下；蒲道源：〈題伏生授書圖〉，見其《閑居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49，〈別集類〉，冊 1210），卷七，葉十四下。

²⁷ 戴表元：〈題伏生授書圖〉，見陳邦彥編：《康熙御定歷代題畫詩》（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年），卷 34，〈故實類〉，頁 421。案此詩又見戴氏《剡源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0，〈絕句〉，頁 481，惟「女子相依」句作「子女相依」。

²⁸ 吳澄：〈題伏生授書圖有跋〉，見其《吳文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36，〈別集類〉，冊 1197），卷九十一，葉四下～五上。

鄭元祐（1292-1364）題詩說：

老無牙齒語音訛，斷簡殘編缺字多。不賴閨中賢弱息，帝王典則竟消磨。³⁰

楊維禎題詩說：

百篇大義喜有託，十三女口傳嘵嘵。太常掌故親往受，百篇僅遺二十九。³¹

均是提到伏生女的例子。以上五則資料中，有四則是肯定伏生女傳經的角色與功勞，也有一則抱質疑態度。但毋論褒貶，題跋中出現伏生女，無疑已暗示原作中有她的面貌。

及至明代，杜堇（活躍於 1465-1509）有〈伏生授經圖〉傳世，該圖嘗見著錄於清人畫目，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參圖五）。³² 圖中伏生女屈膝跪坐於伏生左旁，目光正在注視埋首筆錄的晁錯，她在是次傳授工作中的角色，似乎呼之欲出。³³ 據《辛丑銷夏記》所載，唐寅（1470-1523）又有同名作品。但奇怪的是《辛》書對該圖的形容竟與現存杜堇的作品一模一樣：

²⁹ 吳師道：〈伏生授經圖〉，見其《禮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51，〈別集類〉，冊1212），卷三，葉十九上。

³⁰ 鄭元祐：〈伏生授經圖〉，見其《僑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55，〈別集類〉，冊1216），卷六，葉十下。

³¹ 楊維禎：〈奉題伏生授書圖〉，見《康熙御定歷代題畫詩》，卷34，〈故實類〉，頁422。

³²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畫記》（《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葉三十五上～三十六上。該圖縱147公分，橫104.5公分，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為Douglas Dillon於1991年所贈，度藏編號1991.117.2，底片編號252847B。

³³ 論者謂該圖對伏女姿勢的刻劃，「清楚表現出她在經典傳遞中的積極角色」。詳參王正華，上引文，頁18。

明唐子畏〈伏生授經圖軸〉，絹本，高四尺九寸五分，闊二尺七寸一分。圖寫芭蕉一林，中布廣席。伏生袒兩肩，科頭赤足，據古藤格坐席上，貌雖篤老，神明不衰。一文秀少女跪坐席左，迴首作傳經狀。有童子執杖，立於右席。左橫置一几，几前設豹文席，太常使掌故晁錯操筆俛坐，展卷於几，作聽受徐書狀。³⁴

此處所錄，盡與目前被視為杜堇的作品相符。《辛》書更指出該畫下方之右有南京解元朱文長印，並有嘉靖甲寅（1554）文徵明（1470-1559）題詩。³⁵ 杜堇所畫與唐寅所畫相同，可能性有二：第一是張冠李戴；第二是由於兩人臨摹同一幅畫所致。孫星衍嘗藏杜堇作品，並提出杜堇或係依據趙子昂白描本之說。³⁶ 如果孫星衍的推測無誤，而唐寅所據又係趙本，那麼便可以解釋為甚麼唐作與杜作相若了。

稍後，又有王世懋（敬美，1536-1588）〈伏生授書〉及崔子忠（約 1574-1644）〈伏生授經圖〉。前者下落不明，³⁷ 後者自題「海上崔子忠為黃老先生畫」，下有「子忠之印」白文印，現藏上海博物館（參圖六）。³⁸ 崔圖與杜堇（或唐寅）所作佈局相

³⁴ 吳榮光（1773-1843）：《辛丑銷夏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子部〉，〈藝術類〉，冊 1082），卷五，葉二十一下。

³⁵ 同上。

³⁶ 同註 32 引孫星衍書，葉三十六上。

³⁷ 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32，〈藝術類〉，冊 826），卷三，葉二十一上；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十二，葉九十八上。

³⁸ 該畫縱 184.4 公分，橫 61.7 公分。目前較佳的影印本有《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年），〈繪畫編〉 8，〈明代繪畫〉下，圖版 122，頁 41 及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冊 4，頁